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躋春台 賣泥丸

孝親貴於端品，持家總要安貧。皇天不昧苦心人，泥丸亦能治病。杭州菩提寺乃名勝之地，常有仙人遊覽。離寺五里，有一王成，家貧，傭工度日。母趙氏居孀，第二娃年幼。王成性極孝友，其母幼時勞碌過甚，兼之夫死憂氣，得個半身不遂之病，凡飲食行動要人攙扶。王成服侍不怠，問安送睡，煎湯熬藥，端茶遞水，事事盡道；又領些善書，講些報應，與母分憂解悶。凡傭工趕場，必要出告返面，勿使母親懸望。三兩天要割些肉與母吃，每天母親吃飯，自吃菜根。待弟極其友愛，時常教以良言，並未打罵一下。二娃亦聽教育，敬兄順母，再不懶惰。幫人又慇懃老實，所以人人喜歡，個個皆請。

一日，到馮老爺家耘草，這馮老爺莊稼做得寬，請五六個長年。有一王老么，為人奸詐，脾氣乖張，你看他：背主懶惰當主勤，一天歇肩把氣勻。不是坡上睡覺了，就在吃煙看婦人。手足不好，愛偷東西走邪路；嘴巴不好，愛談閨閩說空話。一日無事，就講那家女子好看，那個婦人偷漢，某人燒火，某人有奸；唱歌盡是淫詞，出口便是野話。幾個伙伴你唱我和，把一灣都吼沉了。王成見太不像事，即勸道：「王么哥呀，談閨道閩，歌唱淫詞，是傷風敗俗，其罪極大。你我今生貧賤幫人，皆因前生有罪，若不做些好事，連人皮都要脫。你若不信，聽我道來：

勸賢弟切不可糊言亂道，如今的天爺矮報應彰昭。
有幾個談閨閩能把錢找？有幾個淫婦女能有下稍？
當富的玉樓中把籍削了，當貴的金榜上難把名標。
一則來傷天理終身潦倒，二則來敗風化惱怒神曹，
三則來欠命債冤鬼尋找，四則來結仇恨項上吃刀。
禍與福從口出關係非小，凡災難與凶危盡從口招。
有席佳止談閨曾添壽老，祝期生逞利口舌上生疱。
李無競積口德遇仙得道，有齊岩誣叔卿雷打火燒。
這就是古今來口孽果報，望賢弟細體貼不可荒拋。
將好的來效法弄的戒了，莫談閨莫道閩莫唱歌謠。
多積些口中德上天知道，保佑你今年子翻個大稍。
東也成西也就猶如柁窖，子而孫享富貴萬福來朝。」

王老么聽得此言大不耐煩，說道：「你這人精精伶口，說話才是書呆子！我們下力的人，不擺龍門陣，不扯白談經，站倒打瞌睡，活路做不清。又道是：不講不笑，閻王不要。若是說話都有罪過，那吃人害人偷人搶人，又拿甚麼去罪他？我們不過大家說來解悶煩，並未作科去犯奸，談閨道閩都有罪，閻王那有許多鏈子拴？」眾人也有說王成講得好的，也有說王成迂酸的，紛紛不一，這也不表。

且說菩提寺中來一癡僧，已有數月，每天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，或終日遊行，全不飲食。眾僧見他衣服襤褸，都厭惡他，不與交言。一日，王成手提糞兜撿糞，來至寺外，見癡僧盤坐在上大笑，笑得連氣都難回。王成上前，問道：「老禪師，你在笑啥？」癡僧曰：「我在笑你咧！」王成曰：「你笑我怎的？」癡僧曰：

我笑你有些癡，侍奉母親太費錢。
人生倘若必翻片，須將孝字丟一邊。
王成曰：「禪師說到那裡去了，又道是：
親恩深似海，人子罪如山。
頭髮數得盡，親恩報不完。
若不孝順父母，就翻片興家也發不長久。」癡僧曰：
我笑你有些怪，太把兄弟來友愛。
你今還在受饑寒，何必把他來攜帶？
王成曰：「禪師說錯了，又道是：
兄弟如手足，十指連心肝。
銀錢只顧己，何以對祖先？
不顧兄弟即為不孝，就是掙得錢來，問心卻有愧的。」癡僧曰：
我笑你有些蠢，傭工忠實又發狠。
一日才得五十文，何須太把骨頭損！
王成曰：「禪師說差了，又道是：
為人不忠良，死終為下鬼。
一文要命消，多得必受累。
受些辛苦掙來的錢，雖然少些也是堅牢的。」癡僧曰：
我笑你有些迂，待人以信言不虛。
只要金銀廣堆積，就是奸詐不為污。
王成曰：「禪師之言太不近理了，常言道：
窮人若無信，寸步不能行。
口說蓮花現，還是風談經。
虛誣詐偽，只是自欺，要積銀錢，恐怕不能。」癡僧曰：
我笑你有些愚，驕傲滿假一概無。
為富不仁是古語，何妨把禮來看疏？
王成曰：「禪師此話更差，常言道：
為人若無禮，好似鼠無皮。
有財不知禮，不死又何為？
想鼠尚有皮，人不講禮，比獸都不如，有錢何用？」癡僧曰：
我笑你有些呆，為何不取非義財？
人非橫財難致富，何妨使心用些乖！
王成曰：「禪師之言更不是了，豈不聞：
非義之財不養家，未曾到手禍先發。
閻王賜你三合米，任你走到遍天涯。」

不義之財拿來何用？就是送我，我也不要。」癡僧曰：

我笑你有些憨，為何不亂要人錢？

於今廉潔多貧困，就是王侯也在貪！

王成曰：「禪師之言越發隔遠了，常言道：

廉者不受嗟來食，潔士不飲盜跖泉。

安分守己無妄念，簞瓢陋巷也心寬。

只怕這們積錢，連人皮都要積脫，那我不乾的。」癡僧曰：

我笑你有些悶，欺瞞拐騙全不信。

如今廉恥盡消亡，何必公平守本分！

王成曰：「禪師誑我了，又道是：

錢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。

漏屋無虧欠，皇天有眼睛。

與其無恥而得錢，不若安貧守本分，才不枉自為人。」

癡僧曰：「依你說來，難道不想發財嗎？也要設個法兒才好。」王成曰：「銀錢誰不愛，總要取之無愧，方能興家。」癡僧曰：「我有三個生財之法，是佛祖傳下的，你願不願學？」王成曰：「既有如此妙法，怎麼不學？」癡僧曰：「上法，把我咒語一念，想要多少金銀，他自己會來；中法，把我法術一使，別人金銀任你去拿；下法，依我方兒去做，掙錢便易，再不費力。」王成曰：「禪師之法這般玄妙，好到極了，但不知壞不壞心咧？」癡僧曰：「上法雖傷天理，卻能堆金積玉，富與天齊；中法雖喪良心，也能金銀滿櫃，富敵一國；下法稍為營謀，亦能多掙銀錢，興家立業；雖有些兒欺心，卻能立功救人。」王成曰：「上法傷天理而得財，實如鬼引；中法喪良心而得財，猶如搶奪；惟下法營謀得財，立功救人，弟子願學。」癡僧曰：「王成真好見識，好緣法，待我將下法授你：你回家去將陳牆土二斗、大黃二十斤，細磨，以水和丸，如彈子大，百草霜穿衣；待乾，挑至湖州武康縣去，此時正當發瘟，醫藥不效，傳染極多。汝以泥丸用薑湯化開與服自愈。一人一丸，百發百中，不可賤賣了。」王成曰：「此法雖好，但我家貧，武康路遠，無有盤費。況我去了，無人找錢，我媽又怎麼過活咧？」癡僧曰：「這也無妨，我有四串錢放在山腳土地廟內，我出家人拿來無用，就送跟你，以作安家路費。」王成曰：「弟子無功，怎麼敢受？」癡僧曰：「日後還我就是，快去取來。」

王成來到廟內，果有四串錢在土地當面放起，背上山去，而癡僧已回寺矣。心中疑惑，不知對與不對，兩次到寺訪問，並不見人，忽然想道：「此錢放在廟中，來往多人未拿去嗎？非神仙而何？」即回家告母。母喜曰：「此是神仙念你忠孝樸實，故爾變化來指示於你，我兒勿疑，快照法做來，好到湖州去賣。」王成允諾，買些香燭，母子拜過神靈，把丸如法做好；又與母辦些油鹽柴米，留錢一千六百文作路費，餘錢放在屋內使用。看期起程，把兄弟喚到堂前曰：「為兄此去，不久即歸，母親甘旨，賢弟代兄奉奉幾天。為兄還有幾句言語，賢弟好心聽著：

出遠門難丟心，為兄言話聽分明。

弟兄出世家貧困，幫人傭工過光陰。

爹爹去世媽得病，兄弟年輕未成人。

今年天干少人請，缺少甘旨奉娘親。

那日上坡去撿糞，菩提寺外遇癡僧。

教我一法把錢掙，做些泥丸去賣人。

武康縣內多瘟疫，包我此去賺萬金。

可憐母親染疾病，賢弟服侍要慇懃。

油鹽柴米都安頓，菜蔬鹹淡要調勻。

晚來陪擺龍門陣，白日背出散淡心。

換洗衣服要潔淨，小便大便慢扶行。

賢弟代兄把孝盡，苦人自有天看成。

為兄此去不多住，不過一月就回程。」

王成說罷，辭別母弟，挑起泥丸，來到武康，住在三合店內。此時正是五月中旬，四處未聞瘟疫。要至月底錢也用完，店上又欠了一些口案。王成心內著急，朝夕歎氣。忽聽鄰壁錢鋪一子突然腹痛，嘔吐不已，請了數醫全無效應，兩日即死。那夜店主媳婦忽病，與前症一般，數次請醫總不對藥，將已要死。王成曰：「我帶得有丸藥，能治諸般瘟疫，何不拿一粒去用薑湯水化服？」店主曰：「病已脫形，有啥醫頭？」王成曰：「這個無妨，拿去試下又不要你的錢咧。」店主拿去，如法化水，誰知病人口已閉了，用剪刀撬開灌下。不多時腹如雷鳴，喊要下解，解後能起，次日平腹如故。從此一傳染，城內四鄉家家不免，別藥絲毫不效，惟王成之丸一吃便好，四處俱來求買。起初賣四十文，後漲至一百文，丸已賣了三分之二。店主曰：「你俱不看貧富取錢，貧者相送，富者加倍，錢也得了，功也做了。」王成喜允。於是店主當引人，量其家資取銀多少。這事也怪，先前窮人居多，此時俱是富者。王成之丸或八兩、十兩、二十兩，月底丸已賣完，算來得銀一萬九千九百兩。忽然隔壁錢鋪父子俱病，聽說丸已賣完，情願多出銀子。王成在床上尋著一粒，店主曰：「此人大利起家，已有十萬家賞，猶是貪心不已，從前死了一子，今又父子俱病，切莫相因賣了。」錢鋪無奈，只得出銀五千買去，父子分吃而愈。

王成以銀一千謝店主，二千濟貧民，拿一千回家去，餘二萬多銀寄在字號內。買油籠十挑，一挑放銀一百，請人搬運回家。負銀一百去謝癡僧，眾說久已去了。從此更加盡孝，買兩個小女服侍母親，衣服飲食，任其所欲，無不去辦。後做生意，到武康販賣來往，將銀盤回來買田土，富蓋一鄉。王成弟兄俱婚於巨族，子孫蕃盛，其母亦享高壽，無疾而終。

再說王老么，見王成賣泥丸發富，他也照樣做些，挑到武康賣錢。武康今年之瘟與上年不同，上年是伏心瘟，因熱極乘涼，暑伏於心，逼而不下，所以嘔吐腹痛。陳土清熱利水固皮，大黃下火，故一服即愈。今年是寒症，水瀉之藥不對了。你看王老麼，把店尋到歇下，裝起斯文樣子，南腔北調，說：「我這丸能醫諸般病症，有起死回生之功，每丸取錢四百文。」此時縣中死人無數，因上年丸藥極效，聞得此言，買者亦多，吃下俱死。買丸者憂氣不過，俱來要他退錢，拿丸打爛一看，盡是泥巴。即打客約，拿鏈拴去送官，稟他假藥相方，醫死十多人。官當堂打了二千小板，丟卡，候申文發落。王老么在卡，一無銀錢，二無親人，受盡慘刑，衣服剝盡，好不悔恨。只得坐地痛哭一場：

坐卡中好悔恨，於今想起悔不贏。

我不該父母面前耍脾性，說一還十毛撐撐。

又不該掙得銀錢糊亂混，夜夜拿去嫖婦人。

父母在家常斷頓，收錢不肯拿一文。

還要罵他不發狠，懶死懶做懶翻身。

幫人有個大毛病，背主懶惰當主勤。

活路出來山坡困，莊稼偷去送人情。

牧童面前我充狠，天天把他頭子登。
吃飯就把火手恨，晌午晏了呷先人。
緊工月分喊另請，鬆工退我不得行。
說話愛展嘴巴動，談閩道閩不歇聲。
浮豔山歌實好聽，一天唱得鬧沉沉。
王成勸我總不信，反說他是假斯文。
他做泥丸能治痛，武康縣內賺萬金。
我也照樣來做定，誰知吃了醫死人。
客約將我來鎖定，送到公堂受苦刑。
丟在卡內無人問，私刑件件都受清。
腰中無錢難買合，乞食囚徒好傷情。
這是我忤逆不孝遭報應，自作自受怪誰人！
勸世人，仔細聽，親是活佛，要把孝行。
幫人不忠老天恨，談閩道閩罪不輕。
不信看我坐監禁，死墮地獄難翻身。
哭了數日，忽染牢瘟而死。無人領屍，拋在官山，豬拉狗扯。